

首个中国医师节:我区表彰900名人民好医师

新报讯(记者 段丽萍)8月19日,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内蒙古自治区庆祝首个中国医师节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这标志着从今年起,中国医师节和教师节、护士节一样成为国家法定节日。

会上,自治区卫生计生委通报表扬了全区900名人民好医师。他们是全区9万多名医师的优秀代表,他们当中有来自我区各级医院妙手仁心、躬耕杏林的专家教授,有在重

大疫情和自然灾害发生时挺身而出的白衣战士,有长期扎根边疆基层、艰苦地区的健康“守门人”,还有默默奉献在疾病防控战线上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医

师,要有‘三颗心’——对生命的敬畏心、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上进心……”内蒙古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夏医君的获奖发言,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会上,来自医疗、公卫、蒙

医、基层方面的4位代表进行了获奖发言。自治区卫生计生委主任许宏智在会上指出,首个医师节的主题是“尊医重卫共享健康”,设立中国医师节是党和人民给予医务人员的

特殊荣耀,同时也对医师的职业精神和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人民好医师,不仅要把奖牌挂在胸前,更要把人民的疾苦装在心中,把医生的责任扛在肩上,无愧于人民好医师的称号。

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闭幕

(上接1版)闭幕式上还以短片回顾的形式介绍了文学创作“索龙嘎”奖、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大赛、草原文化节展演剧目奖。

闭幕式上颁发了首届乌兰牧骑新人新作奖与乌兰牧骑新创小戏小品奖、守望相助好家园——首届全区农牧民文艺节目展演奖、首届全区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大赛奖、首届全区草原音乐乐队组合大赛奖、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第十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等奖项。情景歌舞《美好家园》、阿木古楞等及其演唱曲目——《锡林郭勒大草原》、蒙古语小品《乌兰牧骑精神》的编创敖特根、陶诚、Jangan乐队、那仁满都拉、韩伟林等分获各奖项。

本届草原文化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兰牧骑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面向基层、重心下移、更多惠及基层群众。无论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无论项目设置、节目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体现了群众参与、人民期待和惠民特点,突出了“人人参与文化节、人人享受文化节”的办节特色。本届草原文化节还设计了很多全新的内容,首届乌兰牧骑新人新作表演、首届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大赛、首届蒙古族时装与帽饰设计大赛、首届农牧民文艺展演等等,充分体现了文化惠民、文艺创新永不停歇的办节理念。

巴彦淖尔国际马拉松赛昨日临河开跑

新报巴彦淖尔讯(记者 白忠义) 8月19日,2018巴彦淖尔国际马拉松赛在临河举行。本届马拉松赛由中国田径协会、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巴彦淖尔市政府主办,巴彦淖尔市体育局、临河区政府承办,临河区文化旅游局(体育局)协办,是A1类国际马拉松赛事。

比赛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和迷你马拉松(8公里)3项,共有来自国内以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712名选手报名参赛。

比赛期间,巴彦淖尔市还将举办青春湖落日跑、马拉松课堂、青春湖周末健康行、临河区广场舞大赛、马拉松博览会、巴彦淖尔国际马拉松形象大使网络海选、“Fun跑团”线上招募、“爱拍才会赢”等10余项赛事配套活动。

◎反腐进行时——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文库决定逮捕

新报讯(记者 刘惠 实习生 乔乐) 8月17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乌海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陈文库(副厅级)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一案,由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8月16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对陈文库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摄影/本报记者 牛天甲

爱心物资送到家

◎现场短新闻——

“感谢各级党委政府、呼和浩特市工商局、武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大力支持和爱心企业的鼎力相助,我们将不负众望,加强捐赠物品的发放和管理,一定会让扶贫济困精神发扬光大,让爱心企业的爱心善举永放光芒。”8月17日上午,市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巴特阿尔激动地说。

当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哈拉合少乡脑包村驻村工作队举行了爱心物资捐

赠仪式,村民们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爱心企业捐赠的价值10万余元物品。脑包村现有贫困户66户,130人。该村交通极为不便,全村都是土路,既无产业又无厂矿企业,属于贫困山区,发展状况不乐观。驻村工作队今年

进驻以来,积极做好帮扶指导工作,截至目前,危房新建改造32户,维修24户,彻底解决了脑包村各自然村安全住房问题;为后石花自然村解决安全饮水问题,预计9月中旬正式通水。

文/本报记者 刘睿

我区组建209支“小小乌兰牧骑”

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实习生 王恩香) 8月18日下午,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市区广场人声鼎沸,载歌载舞。当日,内蒙古小小乌兰牧骑授旗仪式暨呼和浩特市小小乌兰牧骑首场演出活动在此举行。台上的小演员演出精彩,台

下市民的掌声响亮。目前,首批“小小乌兰牧骑”已经完成建设,部分地区的“小小乌兰牧骑”已经深入社区、村镇展开各项文化活动。

为在全区少年儿童中弘扬乌兰牧骑精神,按照“苏教娜荷芽·七彩假日”

暑假活动安排,我区在全区范围内组建了209支“小小乌兰牧骑”。依托少儿演出团体、城市少年宫、乡村学校少年宫以及中小学校,由教师和学生组成。考虑到未成年人实际情况,主要就近、就便展开各项文化志愿服务。暑假活动安排,我区在全区范围内组建了209支“小小乌兰牧骑”。依托少儿演出团体、城市少年宫、乡村学校少年宫以及中小学校,由教师和学生组成。考虑到未成年人实际情况,主要就近、就便展开各项文化志愿服务。暑假活动安排,我区在全区范围内组建了209支“小小乌兰牧骑”。依托少儿演出团体、城市少年宫、乡村学校少年宫以及中小学校,由教师和学生组成。考虑到未成年人实际情况,主要就近、就便展开各项文化志愿服务。

善部分贫困村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在本次捐赠惠民活动落实过程中,全区首批帮扶的3703个贫困村获捐浩源公司最新研发的懂洁净水器并免费安装,捐赠懂洁牌太阳能照明灯3703盏并免费安装,捐赠

物资总价值2918万元。浩源公司在全国联保的基础上,还将在当地设立固定的服务站,以保证受赠机构的运行,受助村民、惠民示范户得到长期有效的优质服务。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大

力推动下,在社会各界的多方支持下,全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已有1个国贫县、13个区贫县成功摘帽。今年我区计划减贫20万人,9个国贫县、13个区贫县摘帽,明年减贫17.1万人,21个国贫县摘帽。

日本侵华究竟掠走多少中国文物?

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来说,是一次大的劫难。无数珍宝文物和历史资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抢,或毁。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考古”学者盗掘了中国大量古墓;“七七事变”后,日军破坏了故宫无数文物;南京沦陷后,日军更是进行了一场“文化大屠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有数百万件甚至上千万件的中国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个国家,其中最庞大的留落地,就是日本。

疯狂盗掘：“九一八”前后的文物掠夺

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宝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倭寇侵扰,但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

1902年至1914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大谷光瑞(他也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窃取、掠夺中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以及公元500—640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他的手下还买通王圆箎道士,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

疯狂盗掘使中国西北

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表明: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假借考古的名义在“满蒙”和华北偷盗文物,而是有计划有目标地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公开劫掠。日军侵占东北不久,便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1935年,日本考古队在辽北耶律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耶律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走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

明夺暗抢:北京沦陷后的文物劫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北平沦陷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故宫所存大量珍贵文物虽于“七七事变”前避敌南迁,但仍有一批珍贵文物没来得及转移。1937年8月,日军闯入故宫和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

1938年6月,日本宪警两次借口查禁抗日宣传资料,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大批图书资料,据统计有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这次查没销毁对故宫文献资料库藏是一个巨大打击。1942年8月,日伪当局还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属,并掠走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以熔铸枪炮。

1945年3月,在京各家各户和单位被强行征收铜铁,供日军造炮弹和子弹使用。为确保整体安全起见,故宫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的铜缸铜炮等2095斤交了出去。但金品藏纳委员会和日军均对此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1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验。

在此之前的1944年6月,博物院所藏珍贵古籍11022册又遭到日军洗劫,随后又从故宫先后掠走院内铜缸54尊、铜炮1尊、铜灯亭91座以熔铸枪炮,并从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劫走珍贵文物1372件。不过,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日军即宣告投降。后来,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

在了一起,显然,还是为了迎合读者口味。

须知,1931年,于孟小冬与梅兰芳而言,均有极其特殊之意义。这一年,二人正式分手。夏秋之交,孟小冬为与梅兰芳离婚之事,南下上海,正式延请郑毓秀律师为法律顾问。在沪期间,她找到了结拜姊妹,已成为杜月笙第四房姨太太的姚玉兰。杜月笙亲自给梅兰芳打电话,为孟小冬提出四万大洋赡养费的离婚条件,梅兰芳表示同意,二人的婚姻就此终结。

孟小冬骑自行车之

星,理应足不挨地,出门进门都是汽车接送的派头,哪有“冬星”骑自行车出行的道理?要知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自行车还是奢侈品,并不是普通民众能够用得起的交通工具。因此,孟小冬推着自行车发一张“试车照”,并不“跌份儿”,反倒相当时髦。这种时髦,并不是比富比阔的那种奢侈炫耀,而是一种对新生活新事物的追求。

当年,自行车高昂的售价,足令普通民众望车止步。加之当时自行车制造技术有限,车身还很笨拙,骑车技术也很难掌握,容易摔倒,所以即使有财力购买者,也大多要三思而后行。而且,自行车在当时属于警局监管性质的交通工具,购买后必得至警局备案,上牌照,手续颇繁琐,如果不慎

丢失,更是极大损失。所以,虽然当时有不少摩登青年对自行车心存向往,但更愿意先试一试车,看看自己能否掌握骑车的技术,而不会轻易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租赁自行车一度相当流行,导致租车行的生意胜过了只销售自行车的

车行。或许,孟小冬的这辆自行车,并非她私人购置,她只是为了散散心或尝尝鲜,到租车行里租了一辆“共享单车”,先试一试罢了。

（据《北京文摘》）

（据《北京文摘》）

（据《北京文摘》）

孟小冬与“共享单车”

（据《北京文摘》）

（据《北京文摘》）

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

其实,早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日本就成立了“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具体负责收集中国图书的工作。1937年12月,在军特务部主持下,“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三个单位的相关人员又组成“军特务部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负责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并成为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掠夺中国图书数量最多的机构。1938年,该组织曾两次派人到南京“整理”和掠夺图书典籍,仅在南京一地,就掠夺图书数十万册。这被称为发生在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一份名叫《江南踏查》的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迹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按该报告书,松本信广、保坂一郎、西冈秀雄等人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先后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江南踏查》报告书的最后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就图书而言,如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图书馆等,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多遭劫掠。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扬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似乎不太可能。战后,日本对其本国国民的战争赔偿为4000亿美元,其中包括战犯都是很大受益者,但对被其侵略的国家和地区

的战争赔偿只有区区65亿美元。连日本一位名叫田中宏的社会学家也承认“我们的战争赔偿政策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不公正的,也是对历史毫无悔悟之心的”。（据《北京文摘》）

（据《北京文摘》）



（据《北京文摘》）